

電影藝術叢書

卓別林傳

喬治·薩杜爾著

中國革命軍人傳記叢書

卓別林傳

—— 卓別林 ——

電影藝術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卓 別 林 傳

喬治·薩杜爾著

徐繼曾 邵牧君譯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六

本書字數：一五六〇〇〇

卓別林傳

著者 喬治·薩杜爾

譯者 徐繼曾 邵牧君

校者 邵牧君

編輯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

出版者 藝術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八〇二七

定價：一萬三千五百元

Georges Sadoul
VIE DE CHARLOT

Les Éditions Françaises Réunis, 1952.

內 容 說 明

這本書是卓別林創作生活的傳略。卓別林是個天才的藝術家，他所創造的夏爾洛形象，博得全世界人民的喜愛和同情。這個逗人發笑的夏爾洛，是冷酷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小人物的代表，他在使人發笑的同時，還讓大家看到了他的不幸和苦難。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卓別林隨着自己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認識的逐漸深刻，在自己的影片中體現了愈來愈深刻的主题，使影片具有愈來愈深刻的社會意義。他勇敢而正直地用電影作為工具抨擊了資本主義制度，暴露了帝國主義黑暗勢力，揭發了法西斯主義和戰爭製造者的罪惡。他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在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中間有着不可磨滅的印象。



夏爾洛

他們爲什麼迫害查理·卓別林

A·高斯洛夫

當你讀完了法國著名電影批評家喬治·薩杜爾的「卓別林傳」(法國聯合書店一九五二年十月末出版)一書後，你就能找到對這一問題的解答。這是一本不厚的書，總共是二百頁，在書的封面上印着一幅卓別林的照片——穿着夏爾洛的傳統服飾，勾着夏爾洛的一成不變的臉譜；夏爾洛的影片會在全世界的銀幕上出現過，千百萬的觀眾是很熟知這個形象的。

作者在題獻中寫道：「獻給天才的藝術家、偉大的公民、正直的人」。在薩杜爾的書裏所描繪的卓別林也正是這樣的人……

這位已經馳名世界的演員，在一八八九年出生於倫敦。查理六歲的時候，就已經在一些城郊的小型遊藝場裏參加演出。他做過馬車夫，在街頭流浪過，住過孤兒院。十四歲時，他加入流動劇團，和劇團一起跑遍了英國最偏僻的角落。這個靈活、機敏、遇事一看就懂的查理·卓別林，在十九歲時就已經參加了著名戲劇演出人弗萊德·卡爾諾的劇團。他隨着這個劇團在歐洲各地演出，並且還兩次參加去到美國的巡迴演出。

卓別林第二次到達美國後，便留居下來，開始了自己畢生以赴的電影事業。卓別林很快就開始

掌握了電影演員的業務技巧。早在弗萊德·卡爾諾劇團的演出中，他已顯示出深刻而富有獨創性的才能，在他和那位著名的喜劇短片創始人麥克·塞納特合作時，這種才能已完全被肯定下來。到一九一四年末，卓別林已經是美國最受大眾歡迎的喜劇演員了。他曾在啓斯東、愛塞耐、繆區爾等製片公司工作，後來便自己擁有了一家製片廠。卓別林在剛開始從事電影工作時，只在塞納特的喜劇短片（每部長三百呎左右）中當一名演員，但漸漸地他自己開始攝製起影片來，並且自己編劇本、自己配音樂、自己担任主角。他找到了夏爾洛這個滑稽而富有獨創性的喜劇臉譜後，又逐漸替這個形象選擇了其他的細節——手杖、寬大得可笑的褲子、過大的靴子、「豪華的」背心和領結、特別的手勢和步態，於是這個完美的喜劇典型人物便在世界的銀幕上出現了。

卓別林的全部電影作品，猶如一篇巨大的、有趣的、引人入勝的電影故事中的獨立的各章，它們的主題都是表現小人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遭受到的不幸和苦難。卓別林通過性格喜劇的電影手法來處理這個主題。他的影片永遠是採取喜劇的形式，演技和導演風格都是非常獨特的，並且始終有着深刻而有力的戲劇性，在他的一些優秀影片中甚至還出現有悲劇性。僅這些就足以說明這位表演喜劇的大師的成就是巨大的、確屬世界性的。卓別林的影片所引起的笑，含有深刻的社會意義。觀眾在發笑過後常常感到淚水的苦味、感到絕望和苦難的陰影，在這種笑聲後面，時常閃現出一種對這個小人物的很親切的感情，希望至少要幫助他一下才好。

卓別林的影片中，主角永遠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一些下層社會的代表，這一點是很突出的。他笨拙，但引人同情；他善良，但總是倒楣。他什麼都怕，他飽受折磨，從內心感到恐懼。在冷酷、無情的現實的重壓下，他必須去迎合這個現實，於是他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意願去符合現實的要求。巴

爾札克在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無原則現象時，曾寫道：「沒有什麼原則，有的只是一些事件。」在這個充滿了掠奪和投機行為的世界裏，許許多多質樸的普通人是被當作「原料」來使用的，而夏爾洛正是集中體現了這些「原料」。他去迎合「事件」的要求，迎合這條多頭資本主義毒蛇的「法則」，他通過自己的全部行為，表現在這個黑暗和邪惡的世界裏，對一個小人物說來，要保存一些自己的原則、目標和希望是不可能的，是一種不能容許的奢望。

卓別林，作爲一個藝術家，在對小人物這個主題的處理上，顯著地隨着每一部新片而日趨成熟。在他早期的、遠遠不能集中地反映社會的影片中，主角通常是被安插在一種特殊的、缺乏邏輯的、因而變得滑稽的情節中，對這類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逗人一笑的情節的喜劇性處理，也就是他的早期影片的內容。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內容起了變化。這種變化起初並沒有帶來什麼特別顯著的、一望而知的電影上的革新，因爲在場面細節、在表演和導演的工作等方面的一切變化都是逐漸地、有機地、內在地完成的。但內容却在起着變化，對主題的社會性闡釋變得更深刻了，緊接而來的是對主題的場面處理也開始有所不同，卓別林的作品在藝術結構上變得更富有說服力和更符合現實主義的要求。於是，出現了「城市之光」和「摩登時代」，在這兩部影片中，主角體現出的已經不僅僅是沉沒在無邏輯的喜劇性世界中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而且也是一個深刻的藝術概括、一個典型的形象——在冷酷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流浪在無盡的、混亂的、艱苦的道路上的小人物。

雖然卓別林還遠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的觀點，但作爲一個正直的、真實反映生活發展過程的現實主義藝術家，他終於起來反對和暴露帝國主義黑暗勢力，憤怒地揭發法西斯主義。在影片「大獨裁者」（爲了這部影片的拍攝，希特勒還曾經用死來威脅過卓別林）的結尾，影片的主角以熱情的、

非常動人的、誠懇的話向一切國家的人民發出呼籲，號召他們去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

「我向一切能够聽到我說話的人說：不要感到絕望……爲自由而戰鬥吧！你們人民是有能力來建立起自由、美麗的生活，使生活變得光輝燦爛的。因而，就讓我們爲了民主而利用這種能力吧！讓我們都團結起來！我們將爲一個新的、光明的世界而鬥爭，這個世界將保證青年的前途，將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讓我們爲一個合理的世界，爲一個將由於它的進步而帶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科學世界而鬥爭。兵士們！爲了民主，團結起來！」

難怪這部影片早先就不受美國黑暗勢力的歡迎，而現在當法西斯主義籠罩着今天美國生活的每一角落時，它尤其不受歡迎了。

卓別林繼「大獨裁者」之後拍攝的「凡爾杜先生」一片，發行於一九四七年，它受到的決不會是那些宣傳帝國主義思想的走狗們的歡迎和祝賀。這還用講！要知道影片的主角就說過這樣的話：「假如有人殺了一個人，大家都稱他爲兇手。假如有人殺了千百萬人，他却被當作一個英雄而被人歌頌着。人們可以向那些發明了屠殺婦女和兒童的炸彈的人祝賀……」

所以「大獨裁者」和「凡爾杜先生」這兩部影片之會遭到華爾街的百般算計——從表示冷淡到進行迫害和普遍禁映，是一點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但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藝術家在受到這一切顛倒黑白的謾言和誹謗、迫害和挑釁的同時，却不只是感覺到和理解到，而且真正深切地領會到這些替帝國主義的思想作宣傳的走狗的極端卑劣和下賤，他們棲止在好萊塢的製片廠裏，爲了討主子們的歡喜而拍攝着大量墮落的影片。

卓別林在「凡爾杜先生」一片開始上映了幾個月後，曾宣稱：「我決然和好萊塢……宣戰……」

好的影片不可能像在工廠裏裝配拖拉機那樣地用傳送帶的方式拼湊出來。我認為，走上一條新道路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了。」

這位最偉大的電影喜劇大師看到了真實而現實主義地反映生活的這條道路。他對某一位新聞記者宣布說：「我相信笑和哭的力量……好的影片是一種國際性語言，它們符合那些憂鬱的、可憐的、不被人理解的人們的需要。好的影片是一種工具，它們可以消除那些氾濫在今天世界上的猜疑和恐懼的浪潮。我們已經有了很多……充滿着暴行、變態的性慾、戰爭、兇殺和歧視的影片。它們愈來愈助長了世界的緊張局勢。假如我們能使那些並不宜傳侵略，而是說着普通男女的普通言語的影片，獲得大規模國際交流的機會……這或者能幫助我們使這個世界免於毀滅。」

卓別林的最後一部影片「舞台生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首次在倫敦上映，它證明他在電影藝術中所遵循的新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這是卓別林的創作生活的傳略。

關於他的政治見解，最好用他本人的講話來說明：

「……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只是一個和平保衛者，」他在一九四九年給臭名昭彰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主席派乃爾·湯默斯的電文中這樣說過。

「現在，當希特勒已被消滅，」這位世界知名的電影大師在最近一次倫敦記者招待會上說道：「我們應該向前進——這就是我的意見。……我不是革命家，我只是希望人們能有足夠的營養和像樣的住所。」

當然，這類見解是不可能獲得華爾街老闆們的贊許的……

在美國司法部長麥克格蘭尼利的策動下，全世界的反動勢力正在對卓別林進行迫害。美國和仰承美國鼻息的其他國家的報紙所雇用的黃色文丐，盡情地污蔑卓別林，專事撒謊的無線電台評論員和好萊塢的電影界叛徒也對他進行造謠中傷。

呵，他們憎恨卓別林是有很多原因的！

他們憎恨卓別林，因為——用赫斯特系報紙的話——「半世紀來，他用自己的影片破壞着美國道德的基礎」；因為這位藝術家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擁護和平；因為他寫過：「我向你——蘇聯——致敬，因為你爲了自由而進行着莊嚴的鬥爭。我向你們——蘇聯人——致敬，我向你們的勇敢致敬，你們帶着這種勇敢的精神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膽的實驗，在這個實驗中你們不怕一切困難，終於獲得了光輝的成就。」

他們憎恨卓別林，因為早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他就要求開闢第二戰場，因為他在一九四八年支持過進步黨的總統競選人，因為他並沒有在法西斯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面前表示膽怯；因為他抗議過美國驅逐作曲家漢斯·艾斯勒出境的命令，因為他是一九四九年在紐約召集的科學和文化工作者保衛和平大會的倡導人之一。他們憎恨他，因為他敢說出這樣的話來：「民主的先進戰線是在俄國方面。他們（俄國人）不僅是爲了自己所理解的那些生活原則，並且也是爲了我們的原則而在戰鬥着。」

現在薩杜爾的書中的卓別林也正是這樣的人——「天才的藝術家、偉大的公民、正直的人」。

這本書的藝術政論式的風格具有現代法國文學作品的特色。作者在書中不時插入一些動人的、

抒情意味的插語，有時又非常精鍊地引用一些報紙上的報導和文學史上的材料，甚至採用個別寫得很出色的劇本中的片斷和一些零星的、熱情的評論。

這本書也有一些缺點：作者過於偏重渲染一些次要的細節，以致損害了作品的主線；有時候顯然可以看出風格上的散亂和不協調，在敘述上也常常露出過於匆促的痕跡，這就造成若干結構上的鬆弛和疏忽，因此，雖然這本書的出版起着爲一般人所稱道的如此切合實際需要的作用（書中記載的卓別林的活動，直到一九五二年十月止），但仍不能彌補這個缺點。

關於卓別林，出版過很多書。費爾南·李葉和李羅姆·阿波里拿，羅勃特·弗洛萊和謝爾蓋·尤特凱維奇，艾羅阿·拉蒙和艾森許吉因，亨利·蒲拉葉和潘因都寫過關於他的書。某些批評家宣稱，關於卓別林的研究文字要比關於莎士比亞的還多。但無論如何，在讀完了薩杜爾的「卓別林傳」一書後，你將會滿意地指出說，一本良好的、充滿了熾熱感情的書，一本向人們敘述了這位正直、勇敢的人——偉大的藝術家的有趣的、在創作上很有收穫的一生的書，是終於問世了。

（譯自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蘇聯藝術報」）

目次

卓別林傳

他們爲什麼迫害查利·卓別林(代序).....A·高斯洛夫(一)

第一章	童年.....	三
第二章	二十歲的藝術家.....	一三
第三章	夏爾洛的誕生.....	二四
第四章	丑角的驚人報酬.....	四三
第五章	我們是人不是狗.....	五七
第六章	查利皇帝.....	七一
第七章	面對輿論.....	九
第八章	在成功的頂峯.....	一〇三
第九章	「爲自由而戰鬥」.....	一三三
第十章	一個孤立的人??.....	一四四

查爾斯·斯賓塞·卓別林的生平和電影作品（年表未定稿）	一七五
譯者後記	一九三

卓別林傳

謹以我對天才的藝術家、偉大的公民、正直
的人滿懷的尊敬和欽佩之情，將這部傳略獻
給查爾斯·斯賓塞·卓別林。

喬治·薩杜爾